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鬘金鳳

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，忽聽外面一聲響，不知何物，忙問時，原來是外間窗牖不曾扣好，滑了屈戌，掉下來。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，自己帶領丫鬟上好，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。不在話下。卻說怡紅院中，寶玉方纔睡下，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，忽聽有人來敲院門。老婆子開了，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，名喚小鶻的，問他作什麼，小鶻不答，直往裡走來找寶玉。只見寶玉纔睡下，晴雯等猶在床邊坐著，大家玩笑。見他來了，都問：「什麼事，這時候又跑了來？」小鶻連忙向寶玉道：「我來告訴你個信兒。方纔我們奶奶，咕咕唧唧的，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們些什麼，我只聽見『寶玉』二字。我來告訴你，仔細明兒老爺和你說話罷。」一面說著，回身就走。襲人命人留他吃茶，因怕關門，遂一直去了。

寶玉聽了，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，合自己仇人似的，又不知他說些什麼，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的一般，登時四肢五內，一齊皆不自在起來。想來想去，別無他法，且理熟了書，預備明兒盤考。只能書外不錯，就有別事，也可搪塞。一面想罷，忙披衣起來要讀書。心中又自後悔：「這些日子，只說不提了，偏又丟生了。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。」如今打算打算，肚子裡現可背誦的，不過只有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二論》還背得出來。至上本《孟子》，就有一半是夾生的，若憑空提一句，斷不能背；至下本《孟子》，就有大半生的。算起《五經》來，因近來做詩，常把《五經》集些，雖不甚熟，還可塞責。別的雖不記得，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，縱不知，也還不妨。至於古文，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《左傳》、《國策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漢、唐等文，這幾年未曾讀得。不過一時之興，隨看隨忘，未曾下過苦功，如何記得？這是更難塞責的。更有時文八股一道，因平素深惡，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，焉能闡發聖賢之奧，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。雖賈政當日起身，選了百篇命他讀的，不過是後人的時文，偶見其中一二股內，或承起之中，有作的精緻——或流蕩，或遊戲，或悲感——稍能動性者，偶爾一讀，不過供一時之興趣，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？如今若溫習這個，又恐明日盤究那個；若溫習那個，又恐盤駁這個。一夜之工，亦不能全然溫習。因此，越添了焦躁。自己讀書，不值緊要，卻累著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。襲人等在旁剪燭斟茶，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，前仰後合。晴雯罵道：「什麼小蹄子們！一個個黑家白日挺挺挺不夠，偶然一次睡遲了些，就裝出這個腔調兒來了。再這麼著，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！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外間咕咚一聲，急忙看時，原來是個小丫頭坐著打盹，一頭撞到壁上，從夢中驚醒。卻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，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子，遂哭著央說：「好姐姐！我再不敢了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寶玉忙勸道：「饒他罷。原該叫他們睡去。你們也該替換著睡。」襲人道：「小祖宗！你只顧你的罷！統共這一夜的工夫，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，等過了這一關，由你再張羅別的，也不算誤了什麼。」寶玉聽他說的懇切，只得又讀幾句。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，寶玉接茶吃了。因見麝月只穿著短襖，寶玉道：「夜靜了，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啊。」麝月笑指著書道：「你暫且把我們忘了，使不得嗎？且把心擱在這上頭些罷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，口內喊說：「不好了！一個人打牆上跳下來了！」眾人聽說，忙問：「在那裡？」即喝起人來，各處尋找。

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，勞費一夜神思，明日也未必妥當，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個主意，好脫此難。忽然碰著這一驚，便生計向寶玉道：「趁這個機會快裝病，只說嚇著了。」這話正中寶玉心懷。因叫起上夜的來，打著燈籠，各處搜尋，並無蹤跡，都說：「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，風搖的樹枝兒，錯認了人？」晴雯便道：「別放屁！你們查的不嚴，怕耽不是，還拿這話來支吾！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，寶玉和我們出去，大家親見的。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，滿身發熱，我這會子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呢，太太問起來，是要回明白了的，難道依你說就罷了？」

眾人聽了，嚇得不敢則聲，只得又各處去找。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去，故意鬧的眾人皆知寶玉著了驚嚇病了。王夫人聽了，忙命人來看視給藥，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；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圍牆上夜的小廝們。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。至五更天，就傳管家的細查查訪。

賈母聞知寶玉被嚇，細問原由，眾人不肯再隱，只得回明。賈母道：「我不料有此事。如今各處上夜的都不小心，還是小事，只怕他們就是賊，也未可知。」當下邢夫人尤氏等都過來請安，李紈鳳姐及姊妹等皆陪侍，聽賈母如此說，都默然無所答。獨探春出位笑道：「近因鳳姐身子不好幾日，園裡的人，比先放肆許多。先前不過是大家偷著一時半刻，或夜裡坐更時，三四個人聚在一處，或擲骰，或鬥牌，小玩意兒，不過為熬困起見。如今漸次放誕，竟開了賭局，甚至頭家局主，或三吊五吊的大輸贏。半月前，竟有爭鬥相打的事。」賈母聽了，忙說：「你既知道，為什麼不早回我來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因想著太太事多，且連日不自在，所以沒回，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，戒飭過幾次，近日好些了。」賈母忙道：「你姑娘家那裡知道這裡頭的利害？你以為賭錢常事，不過怕起爭端；不知夜間既要錢，就保不住不吃酒，既吃酒，就未免鬥門戶任意開鎖，或買東西，其中夜靜人稀，趁便藏賊引盜，什麼事做不出來？況且園內你姐兒們起居所伴者，皆係丫頭媳婦們，賢愚混雜，賊盜事小，倘有別事，略沾帶些，關係非小！這事豈可輕恕？」

探春聽說，便默然歸坐。鳳姐雖未大愈，精神未嘗稍減，今見賈母如此說，便忙道：「偏偏我又病了。」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來了，當著賈母申飭了一頓。賈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，有人出首者賞，隱情不告者罰。

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，誰敢徇私，忙去園內傳齊，又一一盤查。雖然大家賴一回，終不免水落石出。查得大頭家三人，小頭家八人，聚賭者統共二三十多人，都帶來見賈母，跪在院內，磕響頭求饒。

賈母先問大頭家姓名，和錢之多少。原來這大頭家，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，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，一個是迎春之乳母：這是三個為首的，餘者不能多記。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燬，所有的錢入官，分散與眾人；將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，攆出去，總不許再入；從者每人打二十大板，革去三月月錢，撥入園內行內。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。

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給他打嘴，自己也覺沒趣。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。黛玉、寶釵、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，也是物傷其類的意，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：「這個奶奶，素日原不玩的，不知怎麼，也偶然高興。求看二姐姐面上，饒過這次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！大約這些奶子們，一個個仗著奶過哥兒姐兒，原比別人有些體面，他們就生事，比別人更可惡！專管調唆主子，護短偏向。我都是經過的。況且要拿一個作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。你們別管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寶釵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

一時，賈母歇晌，大家散出，都知賈母生氣，皆不敢回家，只得在此暫候。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一回，因他也不自在，只得園內去閒談。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，也要到園內走走。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，名喚傻大姐的，笑嘻嘻走來，手內拿著個花紅柳綠的東西，低頭瞧著只管走，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，抬頭看見，方纔站住。邢夫人因說：「這傻丫頭，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，這樣喜歡？拿來我瞧瞧。」

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四歲，是新挑上來給賈母這邊專做粗活的。因他生的體肥面闊，兩隻大腳，做粗活很爽利簡捷，且心性愚頑，一無知識，出言可以發笑。賈母喜歡，便起名為傻大姐。若有錯失，也不苛責他。無事時，便入園內來玩耍。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，忽見一個五彩「繡香囊」，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，一面卻是兩個人，赤條條的相抱；一面是幾個字。這癡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，心下打量：「敢是兩個妖精打架？不，就是兩個人打架呢？」左右猜解不來，正要拿去給賈母看呢，所以笑嘻嘻走回。忽見邢夫人如此說，便笑道：「太太真個說的巧，真是個愛巴物兒！太太瞧一瞧。」說著，便送過去。邢夫人接來一看，嚇得連忙死緊攥住，忙問：「你是那裡得的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我掏促織兒，在山子石後頭揀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快別告訴人！這不是好東

西。連你也要打死呢。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，以後再別提了。」這傻大姐聽了，反嚇得黃了臉，說：「再不敢了！」磕了頭，呆呆而去。

邢夫人回頭看時，都是些女孩兒，不便遞給他們，自己便塞在袖裡。心內分罕異，揣摩此物從何而來，且不形於聲色，到了迎春房裡。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，心中不自在，忽報母親來了，遂接入。奉茶畢，邢夫人因說道：「你這麼大了，你那奶媽子行此事，你也不說說他；如今別人都好好的，偏僂們的人做出這事來，什麼意思？」迎春低頭弄衣帶，半晌答道：「我說他兩次，他不聽，也叫我沒法兒。況因他是媽媽，只有他說我的，沒有我說他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胡說！你不好了，他原該說；如今他犯了法，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。他敢不依，你就回我去纔是。如今直等外人共知，這可是什麼意思？再者：放頭兒，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裳做本錢。你這心活面軟，未必不周濟他些。若被他騙了去，我是一個錢沒有的，看你明日怎麼過節！」迎春不語，只低著頭。邢夫人見他這般，因冷笑道：「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，這裡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，出身一樣，你娘比趙姨娘強□分，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。怎麼你反不及他一點？——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乾淨，也不能惹人笑話！」人回：「璉二奶奶來了。」邢夫人聽了，冷笑兩聲，命人出去說：「請他自己養病，我這裡不用他伺候。」接著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：「老太太醒了。」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。

迎春送至院外方回。繡橘因說道：「如何？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疊金鳳，竟不知那裡去了，回了姑娘，竟不問一聲兒。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了，姑娘不信，只說司棋收著，叫問司棋。司棋雖病，心裡卻明白，說：『沒有收起來，還在書架上匣裡放著，預備八月□五要戴呢。』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。」迎春道：「何用問？那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。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去，不過一時半晌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，誰知他就忘了。今日偏又鬧出來，問他也無益。」繡橘道：「何曾是忘記？他是試準了姑娘的性格兒，纔這麼著。如今我有個主意：到二奶奶屋裡，將此事回了他，或著人要他，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，如何？」迎春忙道：「罷，罷！省事些好。寧可沒有了，又何必生事？」繡橘道：「姑娘怎麼這樣軟弱？都要省起事來，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！我竟去的是。」說著便走。迎春便不言語，只好由他。

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為他婆婆得罪，來求迎春去討情，他們正說金鳳一事，且不進去。也因素日迎春懦弱，他們都不放在心上；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姐，又看這事脫不過去，只得進來，陪笑先向繡橘說：「姑娘，你別去生事。姑娘的『金絲鳳』，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，輸了幾個錢，沒的撈梢，所以借去，不想今日弄出事來。雖然這樣，到底主子的東西，我們不敢遲誤，終久是要贖的。如今還要求姑娘看著從小兒吃奶的情，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兒，救出他來纔好！」迎春便說道：「好嫂子，你趁早打了這妄想。要等我去說情兒，等到明年，也是不中用的。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，大夥兒說情，老太太還不依，何況是我一個人？我自己臊還臊不過來，還去討臊去？」繡橘便說：「贖金鳳是一件事，說情是一件事，別絞在一處。難道姑娘不去說情，你就不賠了不成？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。」

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，繡橘的話又鋒利，無可回答，一時臉上過不去，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，乃向繡橘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太張勢了！你滿家子算一算，誰的媽媽奶奶不仗著主子哥兒姐兒得些便宜？偏僂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。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，哄騙了去！自從那姑娘來了，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給舅太太去，這裡饒添了那姑娘的使費，反少了一兩銀子。時常短了這個，少了那個，那不是我們供給，誰又要去？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。算到今日，少說也有三□兩了！我們這一向的錢，豈不白填了限呢？」繡橘不待說完，便啐了一口，道：「做什麼你白填了三□兩？我且和你算算賬！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？」

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，忙止道：「罷，罷！不能拿了金鳳來，你不必拉三扯四的亂嚷。我也不要那鳳了。就是太太問時，我只說丟了，也妨礙不著你什麼，你出去歇歇兒去罷。何苦呢？」一面叫繡橘倒茶來。繡橘又氣又急，因說道：「姑娘雖不怕，我是做什麼的？把姑娘的東西丟了，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，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，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，敢是我們就中取勢？這還了得！」一行說，一行就哭了。司棋聽不過，只得勉強過來，幫著繡橘，問著那媳婦。迎春勸止不住，自拿了一本《太上感應篇》去看。

三人正沒開文，可巧寶釵、黛玉、寶琴、探春等，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，都約著來安慰。他們走至院中，聽見幾個人講究，探春從紗窗內一看，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，若有不聞之狀，探春也笑了。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：「姑娘們來了。」迎春放下書起身。那媳婦見有人來，且又有探春在內，不勸自止了，遂趁便就走。探春坐下，便問：「剛纔誰在這裡說話？倒像拌嘴似的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，何必問他？」探春笑道：「我纔聽見什麼『金鳳』，又是什麼『沒有錢，只合我們奴才要』。誰和奴才要錢了？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？」司棋繡橘道：「姑娘說的是了。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姐姐既沒有和他要，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？你叫他進來，我倒要問問他。」迎春笑道：「這話又可笑。你們又無沾礙，何必如此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倒不然。我和姐姐一樣。姐姐的事，和我的一般。他說姐姐，即是說我。我那邊有人怨我，姐姐聽見，也是合怨姐姐一樣。僂們是主子，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，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，也是有的事。但不知繫絲鳳怎麼又夾在裡頭？」

那玉柱兒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，遂忙進來用話掩飾。探春深知其意，因笑道：「你們所以糊塗。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，趁此求二奶奶，把方纔的錢——未曾散人的——拿出些來贖來就完了。比不得沒鬧出來，大家都藏著留臉面；如今既是沒了臉，趁此時，總有□個罪也只一人受罰，沒有砍兩顆頭的理。你依我說，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。在這裡大聲小氣，如何使得？」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，也無可賴了，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。探春笑道：「我不聽見便罷；既聽見，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。」

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，侍書出去了。這裡正說話，忽見平兒進來。寶琴拍手笑道：「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道家法術，倒是用兵最精的，所謂『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兔，出其不備』的妙策。」二人取笑，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，遂以別話岔開。探春見平兒來了，遂問：「你奶奶可好些了？真是病糊塗了，事事都不在心上，叫我們受這樣委屈。」平兒忙道：「誰敢給姑娘氣受？姑娘吩咐我。」

那玉柱兒媳婦方慌了手腳，遂上來趕著平兒叫：「姑娘坐下，讓我說原故，姑娘請聽。」平兒正色道：「姑娘這裡說話，也有你混插嘴的理嗎？你但凡知禮，只該在外頭伺候。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娘屋裡來的？」繡橘道：「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沒禮的，誰愛來就來。」平兒道：「都是你們不是。姑娘好性兒，你們就該打出去，然後再回太太纔是。」

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，紅了臉，方退出去。探春接著道：「我且告訴你：要是別人得罪了我，倒還罷了；如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，仗著是嬖嬖，又瞅著二姐姐好性兒，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，而且還捏造假賬，逼著去討情，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裡大嚷大叫，二姐姐竟不能轄治。——所以我看不過，纔請你來問一聲：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，不知道理？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？先把二姐姐制伏了，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。」平兒忙陪笑道：「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？我們奶奶如何擔得起！」探春冷笑道：「俗語說的，『物傷其類，脣亡齒寒』，我自然有些心驚麼。」平兒問迎春道：「若論此事，本好處的；但只是他姑娘的奶嫂，姑娘怎麼樣呢？」

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《感應篇》故事，究竟連探春的話也沒聽見，忽見平兒如此說，仍笑道：「問我，我也沒什麼法子。他們的不是，自作自受，我也不能討情，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。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，送來我收下；不送來，我也不要了。太太們要來問我，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，是他的造化；要瞞不住，我也沒法兒。沒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，少不得直說。你們要說我好性兒，沒個決斷，如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，不叫太太們生氣，任憑你們處治，我也不管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好笑起來。黛玉笑道：「真是『虎狼屯於階陛，尚談因果。』要是二姐姐是個男人，一家上下這些人，又如何裁

治他們？」迎春笑道：「正是，多少男人，衣租食稅，及至事到臨頭，尚且如此。況且太上說的好，救人急難，最是陰鷲事。我雖不能救人，何苦來白白去和人結怨結仇，作那樣無益有損的事呢？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又有一人來了。

不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